

【儒家道家经典全释】



庄子

●李真瑜 田南池 徐莉 注译

1998 • 大连

导 言

《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集，为先秦道家经典之一。全书原有五十二篇（见《汉书·艺文志》记载），现仅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部分作品出自其门人或后学之手。

庄子（约公元前 369～前 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人，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行事，略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中有关篇目。他曾做过蒙邑漆园吏，职位低微，不久便辞官了。家境较贫，“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列御寇》），“衣大布而补之”（《山木》），并尝“往贷粟于监河侯”（《外物》）。虽处境如此，他也不肯追逐利禄，楚威王闻其贤，以厚礼聘为相，被他拒绝。他自甘贫贱，著“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天下》）以自适。

庄子生活的时代，战乱频生，社会动荡，百姓多难。他对现实不满，对流行一时的儒墨诸学也多有批评，在思想上承继了老子的哲学，正如司马迁指出的：“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成为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主要见之于《庄子》一书中。

《庄子》内篇中的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分别论述了道、自然、社会、政治、人生、道德诸多问题，构成了庄子哲学思想的基本体系。

在庄子的思想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的是“道”。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视“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为万物的主宰，认为“道”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帝；在太极之先而

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万物都是“道”的体现。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才能认识“道”，因为“真人”忘掉自身，忘掉死生变化，忘掉一切才智，和“道”融为一体。“道”既是万物的主宰，也是一种至高至美的精神境界。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是“逍遥游”，这是一种“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为此人们就要做到“无功”、“无名”、“无己”，从一切是非、得失、荣辱的尘世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心斋”、“坐忘”（《人间世》）等修养，“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大宗师》），由此体验“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有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应帝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感受。这是一种“道”的精神境界，带有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色彩。

基于这种“道”的思想，庄子认为宇宙万物齐一和是非相对。客观存在的万物是不分彼此的，所以是非也无根本界限，即“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这种万物齐一、物我齐一、无是无非的观点，是一种认识上的相对主义，也成为庄子那种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所以，庄子的人生观既有顺乎自然的一面，也有逃避社会矛盾的一面。他以庖丁解牛为喻，阐述“缘督以为经”的道理，指出应当“以无厚入有间”，避开一切矛盾，使自己在纷乱的社会中“游刃有余”，不要入为地做什么，要“安时处顺”，听凭命运的安排，由此可以“全生”，可以“尽年”，这种人生哲学是有消极性的。

造成庄子这种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庄子认为“当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社会充满了危险与灾难，处身于此，有用将祸及自身，无用才是大用。基于此，他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指出为政当“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另一方面激烈抨击了暴君“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人间世》）

的非人道的统治。这种针对当时日益膨胀的君王权力的批判，不无合理的因素，是庄子的社会政治观中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以君主官僚为主体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天下的一大祸害，因此，庄子厌恶暴君强权的思想，具有批判社会现实的意义。但若是由此而不能认识社会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问题，否定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秩序与道德，主张回到远古社会，也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与幻想。

《庄子》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宋以后学者多认为是庄子门人及后学所作，其观点有与“内篇”相抵之处，但总体上仍不出先秦道家思想范畴。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著作《庄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不难看到庄子学派的痕迹。在封建时代，庄子曾被统治者诏号为南华真人，《庄子》为《南华真经》。魏晋时期的“玄学”，宋代二程的“理学”，无不受其影响。在文学方面，《庄子》中不满现实、鄙弃功名、自我超脱、崇尚天性自由的思想 and “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文学风格，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文人的心态和创作，其情形有如郭沫若所说“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鲁迅与庄子》）。从嵇康、阮籍、陶渊明，到李白、苏轼，再到汤显祖、金圣叹、曹雪芹，都可以寻觅到其批判精神的影响。当然，庄子一些思想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庄子》的注本，现存最早的是晋郭象的《庄子注》，其后著名的有宋代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代焦竑的《庄子翼》，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今人注评的《庄子》亦有多种。正是有前人和今人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的注译才得以完成。限于学识，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及读者指正。

李真瑜

1998年6月10日

目 录

导言	(1)
内篇	(1)
逍遥游	(1)
齐物论	(12)
养生主	(31)
人间世	(35)
德充符	(50)
大宗师	(60)
应帝王	(77)
外篇	(85)
骈拇	(85)
马蹄	(91)
胠箠	(95)
在宥	(103)
天地	(116)
天道	(134)
天运	(147)
刻意	(160)
缮性	(164)
秋水	(167)
至乐	(182)
达生	(190)
山木	(204)
田子方	(217)
知北游	(229)

杂篇	(244)
庚桑楚	(244)
徐无鬼	(256)
则阳	(274)
外物	(286)
让王	(295)
寓言	(310)
盗跖	(315)
说剑	(328)
渔父	(332)
列御寇	(340)
天下	(350)

内 篇

逍遥游

北冥有鱼^①，其名为鲲^②。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③，其名为鹏^④。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⑤，其翼若垂天之云^⑥。是鸟也^⑦，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⑧。南冥者，天池也^⑨。

【题解】

“逍遥游”是没有拘束、悠闲自得地畅游于自然和社会的意思。这是庄子哲学思想和人生观的一个方面。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都有其所以依赖的对立面，高飞的大鹏、浮游的尘埃、御风而行的列子，都不能做到真正的“逍遥游”。庄子理想的“逍遥游”是“无所待”，即如篇中所写的“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的“神人”，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也不凭借任何外力而自由自在地在自然和社会中畅游。而做到不依赖于外物的根本又是“无己”，无所作为，即对他人无用，才能保全自己，消除物我对立，在“无何有之乡”获得绝对自由，达到“逍遥”的境界。这种哲学和人生观带有唯心的、虚幻的色彩。

【注释】

① 北冥：即北海。下文“南冥”，即南海。冥，同“溟”，海。② 鲲(kūn)：大鱼

③化：变成。④鹏：即占“风”字。⑤怒而飞：鼓翅奋飞。怒，同“努”。⑥垂天之云：好像垂在天边的云。垂天，天边。⑦是：此。⑧海运：指海啸，海动。大海翻腾必有大风，大鹏可乘风而飞。⑨天池：天然形成的大池，这里指大海。

【译文】

北海有一条鱼，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鲲变化成鸟，名字叫做鹏。鹏的大脊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它鼓翅奋飞，翅膀就像垂在天边的云彩。这只鸟，海动风起时就迁往南海。那南海，是天然的大池。

《齐谐》者^①，志怪者也^②。《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③，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④，去以六月息者也^⑤。”野马也^⑥，尘埃也^⑦，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⑧。天之苍苍^⑨，其正色邪^⑩？其远而无所至极邪^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⑫。

【注释】

①《齐谐(xie)》：书名。一说为人名。②志怪：记载谈谐怪异的事物。志，记载。③水击：击水，拍打水面。④抟(tuán)：盘旋着向上空飞。扶摇：回旋直上的暴风。⑤去以六月息：大鹏飞去时，是乘着六月的大风。以，凭。息，气息。天地的气息即风。一说“六月息”，指飞行六个月而止息。⑥野马：浮荡于天地间的雾气，状如野马奔驰。⑦尘埃：浮荡于空中的灰尘。埃，尘土中的细小颗粒。⑧以息相吹：气息相互吹动。⑨苍苍：深蓝色。⑩其：岂。正色：本色。⑪极：尽头。⑫是：此，这样。则已：而已。

【译文】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谈谐怪异事物的。《齐谐》中说：“大鹏在迁往南海的时候，翅膀拍击水面达三千里，借着盘旋的暴风飞上九万里高空，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的。”野马奔腾般的游气，飞扬的尘埃，空中活动的生物，也都是被风吹着而飘动。天空蓝蓝的，难道那是它的本色吗？它的高远是无穷无尽的吗？大鹏往下看，也就是这个样子罢了。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¹，则其负大舟也无力²。覆杯水于坳堂之上³，则芥为之舟⁴；置杯焉则胶⁵，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⁶。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⁷，而后乃今培风⁸；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⁹，而后乃今将图南¹⁰。

【注释】

①且夫：表示要进一步论述，有提下文的作用。厚：深。②负：载。③覆：倒。坳(ào)堂：堂上低洼处。④芥：小草。⑤焉：代指坳堂之水。胶：粘住。⑥大翼：指代大鹏。⑦斯：就。下：指在鹏翼之下。⑧而后乃今：犹言“然后才将”。培：同“凭”，作“乘”解。⑨夭阏(è)：阻挡，遏止。⑩图南：打算向南飞去。

【译文】

水积得不深，那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倒一杯水在堂前低洼的地上，放一根小草可当作船；放上一个杯子就会粘住不动，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风聚集得强度不大，它负载巨大翅膀就没有力量。所以大鹏飞九万里是因为大风在它的翅膀下面，然后才乘着风力，背负着青天而没有任何阻拦地飞翔，然后就能飞往南海。

蜩与学鸠笑之曰^①：“我决起而飞^②，枪榆枋而止^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⑤？”适莽苍者^⑥，三飧而反^⑦，腹犹果然^⑧；适百里者，宿春粮^⑨；适千里者，三月聚粮^⑩。之二虫又何知^⑪！

【注释】

①蜩(tiáo)：蝉。学鸠(jiū)：斑鸠。学，一作“鴳”。②决(yuè)起：迅速飞起。③枪(qiāng)：穿越，冲上。榆：榆树。枋(fāng)：檀树。④时：有时。则：或。控：投。此处指跌落。⑤奚以：哪里用。之：到。⑥适：往。莽苍：野色迷茫的样子，此处指郊野。⑦飧：同“餐”。反：同“返”。三飧，指一天。⑧果然：饱的样子。⑨宿春(chōng)粮：前一夜就捣米备粮，意谓要准备多一些的粮食。⑩三月聚粮：出发前三个月就开始备粮。⑪之：这，此。二虫：指蝉和学鸠。

【译文】

蝉和斑鸠讥笑大鹏说：“我们奋力飞起，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有时还没飞上去就投落到地上了，何必要飞九万里而往南海去呢？”到郊野去的，只需带一天的粮食，当天返回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以外地方去的，要用一夜时间准备粮食；到千里以外地方去的，要用三个月准备粮食。这两种虫鸟又怎会知道这个道理呢？

小知不及大知^①，小年不知大年^②。奚以知其然也^③？朝菌不知晦朔^④，蟪蛄不知春秋^⑤，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⑥，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⑦，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⑧，众人匹之^⑨，不亦悲乎！

【注释】

①知：通“智”。不及；达不到，比不上。②小年：短命。年，寿命。③奚：何，怎么。然：这样。④朝菌：一种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晦：黑夜。朔：白天。⑤蟪蛄：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春秋：从春到秋，指一年。⑥冥灵：树名。一说为海中长寿的灵龟。⑦椿(chūn)：树名。⑧彭祖：传说中人物，名铿，尧臣，封于彭城，活了八百岁。乃今：而今。⑨匹之：和他相比。匹，比。

【译文】

才智小的不能了解才智大的，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只能活一个早上的菌类植物，不可能知道一昼夜的时光。只能活一个季节的寒蝉，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一年。这就是“小年”。楚国南面有一种冥灵树，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远古时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这就是“大年”。彭祖到现在还以长寿著称于世，众人都想比附他，这不是可悲的吗？

汤之问棘也是已^①：“穷发之北有冥海者^②，天池也。有鱼焉，其

广数千里^③，未有知其修者^④，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⑤，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⑥，绝云气^⑦，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⑧，斥鴳笑之曰^⑨：“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⑩，翱翔蓬蒿之间^⑪，此亦飞之至也^⑫，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⑬。

【注释】

①汤：商汤，商朝第一位君主。棘(jī)：即夏革，汤时贤人，汤以他为师。是已：就是这样的。②穷发：指极北的不毛之地。穷，尽。发，毛，此处指草木。广：宽。③修：长。④太山：即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北。⑤羊角：指盘旋而上状如羊角的旋风。⑥绝云气：超越云层。⑦且：将。⑧斥鴳(yàn)：小雀，生活在小池泽，故名。斥，小池泽。⑨仞(rèn)：八尺。一说七尺。⑩蓬蒿：泛指草野。⑪飞之至：飞翔的最高度。⑫小：指斥鴳。大：指鹏。辩：同“辨”，区别。

【译文】

商汤问棘也有这样一段话：“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个大海，就是天然的大池。那里有一条鱼，它的宽度有几千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泰山，翅膀像天边的云，凭借旋风飞向九万里的高空，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往南海。小泽里的雀鸟讥笑大鹏说：‘它将飞到什么地方呢？我腾空飞去，不过几丈高便落下来，在草野间飞来飞去，这也就是我飞翔的极限了，而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

故夫知效五官^①，行比一乡^②，德合一君^③，而征一国者^④，其自视者亦若此矣^⑤。而宋荣子犹然笑之^⑥。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⑦，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⑧，定乎内外之分^⑨，辩乎荣辱之境^⑩，斯已矣^⑪。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⑫。虽然，犹有未树也^⑬。夫列子御风而行^⑭，泠然善也^⑮，旬有五日而后反^⑯。彼于致福者^⑰，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⑱，犹有所待者也^⑲。若夫乘天地之正^⑳，而御六气之辩^㉑，

以游无穷者^②，彼且恶乎待哉^③！故曰至人无己^④，神人无功^⑤，圣人无名^⑥。

【注释】

①知效一官：才智能胜任一官之职。知，同“智”。效，胜任。②行比一乡：行为能合乎一乡人的心愿。比，合乎。一说“庇”，保护、庇佑之意。③合：符合。④而征一国者：才能可以取信一国之人。而，同“能”。征，信。⑤其：指上述四种人。⑥宋荣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宋钘(jiān)。犹然：笑的样子。之：指上述四种人。⑦不加劝：不会更加勤勉。劝：勤勉，努力。⑧不加沮(jǔ)：不会更加消极。沮，沮丧，消极。⑨定：确定。内：主观。外：客观。分：分界。⑩辩：同“辨”。境：界限。⑪斯已矣：如此而已。⑫彼其于世：他对于世道。数数(shuò shuò)然：急切的样子。⑬树：立。⑭列子：即列御寇，郑国人，战国时哲学家。御：驾御，乘。⑮泠(líng)然：轻妙的样子。善：指御风的技术高超。⑯旬：十日。有：同“又”。反：同“返”。⑰致：求。⑱免乎行：免于行走。乎，于。⑲待：凭借，依靠。⑳若夫：至于。乘：因，引申为“顺应”。正：此指自然的本性。㉑御：乘，引申为“顺应”、“适”。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辩：同“变”，变化，与“正”对应。㉒无穷：无穷无尽的天地，此处指宇宙。㉓恶(wù)乎待：依赖什么，意谓什么都不依赖。恶，何。㉔至人：庄子理想中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无己：忘掉自己。㉕神人：庄子理想中次于“至人”的人，得道而超乎常人。无功：不追求功名。㉖圣人：庄子理想中次于“神人”的人，品德高尚。无名：不求有名。

【译文】

所以，才智能胜任一官之职，行为合乎一乡人的心愿，品德能符合国君，才能可以取信一国的人，他们自以为不错也就像小泽里的雀鸟一样，而宋荣子就嘲笑这种人。宋荣子能够做到整个社会都夸奖他而他也不会更加勤勉，整个社会都非议他而他也不会沮丧。他能认定自我和外物的区别，能分清荣与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荣誉并不汲汲去追求。虽然这样，但他还有不曾建树的。说到列子，他能乘风行走，样子轻巧极了，走了十五天后而回来。他对于求福的事，没有去汲汲追求。这样虽然可以免于步行，但他还是有所凭借的。如果能顺应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以此遂

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他还需依赖什么呢？所以说：至人能忘掉自己，神人能不求功业，圣人能不求名声。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①：“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②，其于光也^③，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④，其于泽也^⑤，不亦劳乎！夫子立^⑥，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⑦，吾自视缺然^⑧，请致天下^⑨。”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即已治也，而多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⑩，吾将为宾乎？鸪鹋巢于深林^⑪，不过一枝；偃鼠饮河^⑫，不过满腹。归休乎君^⑬，予无所用天下为^⑭！庖人虽不治庖^⑮，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⑯。”

【注释】

①尧：传说中的古帝王。许由：传说中的高士，字仲武。②燭(jué)火：小火把。③其：它，指火炬。④浸灌：灌水浇地。⑤泽：润泽作物。⑥夫子：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此处指许由。⑦尸：古代替死者受祭的人称“尸”，此处意为主持。⑧缺然：指能力不足的样子。⑨请致天下：请让我把天下交给你。致，送，交给。⑩宾：从属，次要的东西。⑪鸪鹋(jiāo liáo)：一种善筑巢的小鸟。此处许由以小鸟自喻，以森林喻天下。⑫偃鼠：即鼯鼠，一种地行鼠，喜欢河水。⑬归休乎君：意为回去吧，君主。⑭为：语尾助词。⑮庖人：厨师。⑯祝：主祭官，因其对尸而助，故称尸祝。樽：酒器。俎(zǔ)：盛肉的器具。

【译文】

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说：“日月出来了，而人们点的火把还不熄灭，不是很难的吗？及时雨降下了，而大家还在人工灌溉，滋润土地，这不是徒劳的吗？若先生在位，天下一一定安定，而我还在占着位子，我自感能力不足，请让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而我还来代替你，我这是为著名吗？名是从属于实的，我要求取从属的东西吗？小鸟在森林筑巢，占一根树枝足矣；偃鼠到河里饮水，喝满肚子就可以了。回去吧，君主，我要天下做什么用呢！厨师不下厨，主祭的人也不越位去代替他下厨烹调。”

肩吾问于连叔曰^①：“吾闻言于接舆^②，大而无当^③，往而不返^④，吾惊怖其言^⑤，犹河汉而无极也^⑥；大有径庭^⑦，不近人情焉^⑧。”连叔曰：“其言谓何哉^⑨？”曰：“藐姑射之山^⑩，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⑫，使物不疵病而年谷熟^⑬，吾以是狂而不信也^⑭。”连叔曰：“然。瞽者不以与乎文章之观^⑮，聾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⑯。是其言也，犹时女也^⑰。之人也^⑱，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⑲，世蕲乎乱^⑳，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㉑！之人也，物莫之伤^㉒，大浸稽天而不溺^㉓，大旱金石流^㉔，山土焦而不势。是其尘垢粃糠^㉕，将犹陶铸尧舜者也^㉖，孰肯以物为事^㉗？”

【注释】

①肩吾、连叔：二人皆为传说中的古代贤人。②接舆：春秋时楚国隐者。③无当：不切实际。当，底。④往而不返：意谓话说出去不能得到印证。⑤惊怖：很惊恐。⑥河汉：银汉。无极，漫无边际。⑦径庭：意谓差别极大。径，门外面的路。庭，堂外面的地。⑧人情：人之常情。⑨谓：说。⑩藐(miǎo)姑射(yè)：又名姑射，石孔山，古代传说中的山名。今人或以为是山西临汾市西的姑射山，因下文记此山与“汾水之阳”并提。⑪绰约：美好柔弱的样子。处子：处女。⑫其神凝：指神人的精神凝聚专一。⑬疵病(cǐ lì)：病害。年谷：代指庄稼。⑭是：指接舆的话。狂：即“班”，班语。⑮瞽(gǔ)者：盲人。文章：指有文采的东西。观：观赏。⑯知：同“智”。⑰犹时女也：意即这话说的就是你啊。时，意同“是”。女，同“汝”，你。⑱之：这。⑲旁礴：形容无所不包。⑳蕲(qí)：求。乱：此处作“纷扰”解。㉑弊弊：辛苦忙碌的样子。㉒莫：没有能。㉓大浸：大水。稽(jì)：至。溺(nì)：淹没。㉔金石流：金石熔化，形容天旱。㉕尘垢(gòu)：指身上的尘土污垢。粃糠：粃谷和谷皮，指糟粕。㉖陶铸：烧制瓦器和熔铸金属，此处是造就的意思。舜(shùn)：传说中的古代帝王。㉗物：事，此处指事务。

【译文】

肩吾问连叔说：“我听接舆说话，夸夸其谈，不着边际，说出去的话不能得到印证，我对他的话感到惊奇，所言就像银河一般漫无边际，和常人的差别极大，不合世情。”连叔说：“他说的是什么呢？”

肩吾说：“他说藐姑山上住着一个神人，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姿容像处女一样柔美；不吃五谷，吸清风，饮露水；乘着云雾，驾着飞龙，遨游在四海之外。他神情凝聚，使万物不受灾害，庄稼丰收。我认为这是谎言，不可相信。”连叔说：“是这样。无法和瞎子同赏文采的景观；无法和聋子共听钟鼓的乐声。岂止是在形体上有聋子和瞎子吗？智能上也是有聋子和瞎子的呀。这个话，就是指你而言的呀。那个神人，他的德行与万物化为一体，人世喜纷扰，他怎么会辛辛苦苦去管世间的事呢！他这样的人，外物伤害不了他，大水滔天也淹不死他，天旱使金石熔化、土枯山焦，他也不会感到热。他身上微小的尘土和秕糠，就可以造就出尧、舜，他怎么肯把尘务当成自己的事业呢？”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①，越人断发文身^②，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③。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④，汾水之阳^⑤，窅然丧其天下焉^⑥。

【注释】

①资：贩卖。章甫：古时的一种帽子。诸：于。越：越国。②断发：不留头发。文身：身上刺绘花纹。③海内：指中国。④四子：指王倪、瞿缺、被衣、许由。⑤汾水之阳：汾水的北面，指今山西临汾，其地曾为尧都。⑥窅(yǎo)：深远。丧：忘掉。

【译文】

宋国人到越国贩卖帽子，越国人不留头发，身刺花纹，用不着帽子。尧治理天下人民，安定国内的政事，到藐姑射山和汾水的北面拜见四位有道的高士，感到深奥而忘掉自己是一国之君。

惠子谓庄子曰^①：“魏王贻我大瓠之种^②，我树之成而实五石^③，以盛水浆^④，其坚不能自举也^⑤；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⑥。非不啻然大也^⑦，吾为其无用而掊之^⑧。”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⑨。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①，世世以泝澼絖为事^②。客闻之，请买其方以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泝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③，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④。越有难^⑤，吴王使之将^⑥，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⑦。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澼絖，则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⑧，而忧其瓠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⑨！”

【注释】

①惠子：即惠施，宋人，曾任梁惠王相，战国时思想家。《庄子》中写他与庄子的辩论不少，大多为寓言性质，不是史实。②魏王：即梁惠王。贻：赠送。大瓠(hù)：大葫芦。③树：种植。实五石(dàn)：葫芦的容量能装下五石。石，十斗。④以盛水浆：用葫芦盛水。⑤坚：硬度。举：拿起。⑥瓠(hù)落：很大的样子。无所容：没有什么东西可装。⑦圉(xiāo)然：空虚巨大的样子。⑧楬(pōu)：打破。⑨拙：不善。⑩龟：通“皴”(jūn)，皮肤因寒冷或干燥而破裂。⑪泝澼(píng bì)：漂洗。絖(kuàng)：通“纆”，棉絮。⑫鬻(yù)：出售。⑬说(shuì)：用言语劝说别人信服自己。吴：周代诸侯国，都梅里(今无锡)，后迁都姑苏(今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大部 and 安徽、浙江等一部分。⑭难：难事，此处指战事。⑮将：当将领，率军。⑯裂地而封之：意谓吴王分出一块土地封赏给他。⑰虑：缚，系。大樽：古称腰舟，即将瓠、瓢一类的东西缚在腰间渡水。⑱蓬之心：被蓬草蔽塞的心，喻指见识浅陋。

【译文】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粒大葫芦种子，我种植后长成，结的葫芦有能装下五十斗粮食那么大；用来盛水，可它的坚硬程度却不能自胜；割开来做瓢，瓢太大没什么可装的。这葫芦不是不够大，我是觉得它没有什么用，便把它打破了。”庄子说：“你真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呀！宋国有个人善于制不皴手的药，他家祖祖辈辈都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个客人听说了，请求用百金买他的药方。他召集全家人商量，说：‘我家世代从事漂洗丝絮业，只得到很少的钱；现在一下子卖出这个药方就能得到百金，就让我把药方卖给他吧。’那客人得到了药方，便去游说吴王。一次越国对吴国发难，

吴王派他率军，冬天同越人水战，大败越兵，吴王分封给他土地以为奖赏。同样一个不脱手的药方，有的用来建功得到封赏，有的却只能从事漂洗丝絮的劳动，这就是因为对药方的使用方法不同。现在你有能容纳下五十斗粮食的大葫芦，为什么不系着当作腰舟而畅游于江湖之上，反而愁它太大无物可容呢？可见你的心是茅塞不通的呀！”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①。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②，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③，立之涂^④，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⑤。”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⑥？卑身而伏，以候敖者^⑦；东西跳梁^⑧，不辟高下；中于机辟^⑨，死于网罟^⑩。今夫斄牛^⑪，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⑫。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⑬，广莫之野^⑭，彷徨乎无为其侧^⑮，逍遥乎寝卧其下^⑯。不夭斤斧^⑰，物无患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释】

①樗(shū)：臭椿树，木质差。②大本：主干。拥：同“臃”。中(zhòng)：合。绳墨：木工用以取直的工具。③规：圆规，求圆的工具。矩：求方的工具。④涂：同“途”，路上。⑤去：弃。⑥狸：野猫。狌：黄鼠狼。⑦敖：同“遨”。敖者：指来往的小动物。⑧跳梁：跳跃。⑨机：弩机，捕兽的用具。辟：同“罨”，捕鸟的用具。⑩罟(gǔ)：网的总称。⑪斄(lí)：即牦牛。⑫执：捉拿。⑬无何有之乡：指一无所有的地方。⑭广莫：广大，辽阔。⑮无为：无所事事。其：指大树。⑯夭：夭折。斤：斧的一种。⑰安所困苦：没有什么困苦。

【译文】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叫它‘樗’。它的主干长得疙疙瘩瘩的，不合绳墨。它的小枝弯弯曲曲不合规矩，生长在路边，木匠都不看它。现在你说的这些，大而无用，所以大家都弃之。”庄子说：“你没有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伏下身子趴在那儿等待出游